既豪放粗犷，又生动活泼，充满了生活情趣。

这些浮雕出现在喇嘛教寺院建筑上，是有其宗教含义的，如拱门券上舞长袖男子所骑的马，就是五方佛之一的宝生佛的座骑。须弥座上的舞狮浮雕，意为吉祥如意。然而，任何宗教艺术都不能脱离开当时的政治、经济生活范围，呼和浩特五塔的浮雕艺术，正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写照。16世纪，土默特部落的阿拉坦罕，来到呼和浩特平原后筑城定居。一方面，阿拉坦罕本人非常信奉喇嘛教。另一方面，是明清两朝政府为了政治目的安定边塞，通商互市采取绥靖政策外，还积极倡导推行喇嘛教。所以喇嘛教在呼和浩特地区得到广泛传播，随之而来的是宗教中的医学、哲学、舞蹈、绘画、建筑等也得到广泛传播。这从宗教活动中，从宗教建筑的绘画、雕塑上都反映出来。

从世界文化的发展史上，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互相开放，互相交流，互相引进，互相吸取，同时又不断分化交融，这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一条规律。就拿五塔浮雕的这两组舞蹈图案来看，首先反映出蒙古人民的游牧生活。例如，骑在马上还悠然自得地舞动长袖舞蹈的造型，在其他民族是很少见的。其次反映出中原汉民族的文化已经融入当时呼和浩特平原上的蒙古族文化。例如，身着蒙古族服装的舞人，双手又拿着源于汉代《巾舞》的长绸。另外，狮子舞绣球，那更是典型的汉民族才有的舞蹈。因此说，喇嘛教在它传播的初期，确实起到了促进蒙汉文化融合与发展的积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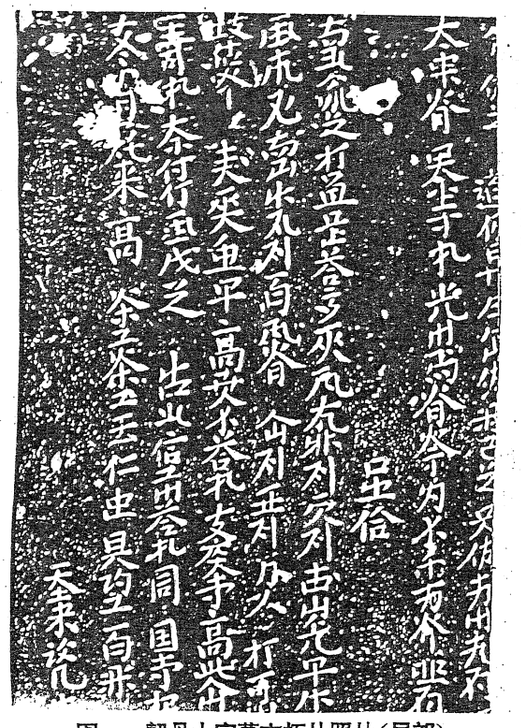
（上接87页）在器底落有契丹大字墨书题款，共约百余字，类此手写行书体大字真迹实属罕见，亦可视为珍品。耶律祺墓中契丹大字的发现对契丹大字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著名契丹文字研究专家刘凤翥先生认为：耶律祺墓中的契丹大字墓志的出土，是契丹大字资料中的最重大发现，它的问世，不仅为大字的研究增加了大量新资料，并将作为揭示契丹大字奥秘的丰碑载入史册，它的发表将极大地推动契丹大字的认读进程。

契丹大字的重大发现

齐晓光

继199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契丹皇族耶律羽之墓发掘之后，又于翌年七月在耶律羽之家族墓地东侧约四里的另一处契丹显贵墓地中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

该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室、东西耳室、主室组成，全长34.7米。主室棺床前置有汉文墓志一方，契丹大字墓志一合。其中契丹大字墓志最为珍稀，志文洋洋近三千字（图一）。迄今为止先于这合墓志出土较有影响的五方大字铭石，无论篇幅或内容均远不及这合墓志，仅以志文中出现的新字而言，就达数百字之多，无疑这是当今契丹大字的空前发现。



图一　契丹大字墓志拓片照片（局部）

志文在撰写墓主人显赫家世与辉煌生平中提及诸多年号、具体日期、历任官爵及数代皇帝之称谓。年号如重熙、清宁、大康、大安、寿昌、乾统等，其中有的属首次出现。与年号和史实对照，可释读的部分称谓和官爵有皇太叔、道宗皇帝、南院大王、漆水郡王、于越、守太保、守太师、赵王、齐王、尚父等，这些释文不仅增加了大字的认读量，对验证以往的认读也很有俾益。由于该墓系早期破坏，汉文墓志被砸碎，志文残缺不全，而大字志文的释读尽管有限，仍对墓主人的生卒年月及部分生平颇有帮助。就目前所知，墓主人姓耶律，名祺，重熙三年（1034年）生，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入仕；清宁年间因平息皇太叔重元之乱建功，赐号靖乱功臣；大康时徙契丹行宫都部署；大安二年（1086年）为南院大王，三年进封漆水郡王；乾统元年（1101年）道宗崩，受顾命，加于越，拜守太保，二年再拜守太师，三年封赵王，致仕；八年（1108年）死于私第，终年七十五岁，追加尚父，赠齐国王。综上所述，耶律祺系辽晚期道宗、天祚帝两朝权倾一时的重臣。据其生平，《辽史》所载耶律阿思当为其人，其先辽初北院林牙耶律突吕不亦出自皇族。

耶律祺契丹大字志文不仅在字数和内容上叹为观止，在书写篆刻方面也同样精彩纷呈，具有独到之处。逐字观之如落笔有神，精练刚劲；通篇览之则洋洋洒洒，雅气扑面。其文字修养水平之高，兼汇有汉字书法的精髓，堪称大字中绝无仅有的佳作，具有很高的鉴赏价值。此外，耶律祺墓中还出土一批精美的影青印花瓷器，其中相当一部分（下转86页）